

长篇小说

KULIUGAOYANGZHU

高阳 著

苦柳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长篇小说

KULIUGAOYANGZHU

高阳 著

苦柳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高 阳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柳/高阳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5
ISBN 7-5313-2553-5

I. 苦…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458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312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 顺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张秀家住在离学校二十里之外的麻姑峪。走大道步行需两三个小时，而顺山路走，翻过清风山，再绕过两个山梁就到了。差不多比走大道差一半的时间。

往常赶上回家的日子，她总是跟赵长锁、李春亮三个人一块儿走。麻姑峪就他们三个初中生。她跟赵长锁读初三，春亮矮他俩一届。今天，春亮要在学校练篮球，准备下周参加县里比赛。剩下她跟长锁一块儿回家，她有些拘束。跟爱说爱笑的春亮一起走，没觉得乏就到家了。而自己独自和赵长锁一块回家，这二年还是第一回。

刚才赵长锁到教室门口找自己的时候，团小组长王丽萍对他没话找话地热情及他对她的冷淡态度，让她心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丝快意。“你先走吧，我马上就到。”她故意冷淡地说。在王丽萍面前她又高傲地打开已经整理好的书包，翻弄了一遍，看着王丽萍快快地离去，长锁也出了校门，她才背上书包慢悠悠地离去。等出了校门，绕过了大墙，见长锁已经上了清风山，她才着急地加快了脚步。“算啥呀？虚伪！”自己窃笑了。

赵长锁蹲在小山路边的一棵松下，见她往山坡上爬了一段，

又撩开大步往上走去。凭着身后的脚步声知道她又被拉下了，就又停下来。就这样两人的距离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直走到了没有树的山顶，他也没回头，眼睛瞅着那突兀的大石坛子发呆。

他幽郁的神色不像个初中生倒像个大人了。

“喂！干吗走这么快？”张秀上得山来，早就喘了。白皙的脸上沁出细汗来。胸脯一起一伏的。她推了他一把，娇嗔地瞪着他：“也不等等人家！”

这回他才瞅了她，淡淡地一笑，牙又白又整齐。还是没说话。她单俏而结实的身體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儿。他扭过头又朝那羊肠小道走去。

她负气地索性不走了。拿手帕拂了拂石头，一屁股坐下去。头扭向一边儿。

在他面前，她觉得自己有撒娇的理由。从小到一块儿光屁股长大，过家家、藏猫猫，手也拉过，跤也摔过，这会儿倒封建得连话也不肯多说一句了！装相！

一个花季的少女，在学校里是班长，学习又好。她成为男生们崇拜和追求的对象。他们有事没事都愿意和她接近。她感觉得到他们目光中有比同学这层关系更亲近的东西在里边，打扫卫生时他们争抢着喊班长，往下抢扫帚；从家里回来时偷偷塞给她一把杏、一个苹果什么的；明明自己会做的题也非要装作不会围着她问。连班上最调皮的捣蛋的男生也在她面前表现得驯服和恭敬。她矜持、骄傲。心里既高兴又不安。上周劳动的时候，班上的一个男生竟大着胆子塞给她一个纸条儿，她猜得到他会写些什么。看也没看当着他的面儿撕得粉碎扬手扔了。她鄙视他。尽管他家条件好，他爸又是什么公社的公安。他比同学们都大，十八岁了。头梳得油亮，脸上还抹雪花膏。一从他身边过去，她总得屏了呼吸。从此她再也不跟他多说一句话、多瞅他一眼。弄得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怪谁呢？闲赖赖地！活该！”

可眼前的赵长锁，却跟别的男同学不一样。她也试图不去理会他。可他却非让她去理会不可。抛开从小在一个山沟里长大、一块儿念小学这层不说，在中学里他也是一个同学们注目的人物。从初一到初三，他从来都考在前五名。这次期中考试，他又考了个年级第一，而自己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考了个第六。同学们时时议论他，有羡慕的、有忌妒的，她却是真心地折服。他从不多言多语，在女同学面前从不多说一句话。有的同学说他自大，瞧不起人。那可错了。她了解他，也同情他。

她站起身，快步撵了上去。

他已然趑回身，站在那里。

她拿手帕扇了扇风儿：“歇一会儿，天还早呢。”

赵长锁眯着眼瞅了瞅日头：“走这么远一点道儿就累了——那就歇一会儿吧。”其实他很着急，早点回家还能上山刨些药材卖钱呢。

天湛蓝湛蓝。不怪叫清风山，山高自然有风，张秀的汗很快下去了。

“老师让回家跟家长商量商量报志愿的事儿，你打算报啥？”

他皱了下眉，轻轻叹了口气摇摇头。

她便不问了。她知道他的难处。他家里困难得让人闹心。比比她，自己算是幸福多了。

她瞅着面前的石埧子，石埧子根底下一簇刺玫花正开得可爱。旁边，狗奶奶、羊妈妈、山葡萄一丛丛、一堆堆映衬着，在太阳的蒸腾下散发出芬芳的清香。

她见他不说，心里便不怎么是滋味儿了。这要是换了别个男同学，早就会使出初中生的浑身解数，搜肠刮肚找寻最动人的字眼儿高谈阔论起什么理想抱负啦来博得自己的好感呢！怪人！

瞅瞅他，他拿眼睛跟她说话：走哇？

她假装不解，弯下腰去掐那粉艳的刺玫花。忽然“妈呀”一声放开手，惊跳着后退几步。

“怎么啦？”他一把将她拉在身后。她指了指刺玫丛：“蜂子……那里面有蜂子……”

他乐了。这乐是她从小见惯了的。真实、亲切。小时候，自己也很野，跟小蛋子们一块上山捉蛐蛐、下河摸鱼。小蛋子们喜欢恶作剧，故意捅捅马蜂窝、抓起一条蛇吓唬她们，她们吓得乱叫，他们就笑。他的笑和从小一样，笑自己胆小。

她红了脸，娇嗔地瞪了他一眼：“笑什么？差一点儿手就碰上了呢！”

“碰上它们也不会蜇，舍不得蜇这么……”咽下了后半截话。她心底甜丝丝的，看着他。他红了脸儿弯下腰去看花丛中的蜂窝。一枝手指粗的刺玫花枝干上，一个拳头大的草蜂窝。蜂们正从蜂窝上爬上爬下飞来飞去采花酿蜜呢。

她也双手拄了腮，看着蜜蜂儿自语着：“蜜蜂真的很勤奋，忙忙碌碌，纪律严明，不易呀……”

他又乐了。不屑地说：“和人一样，为了活着。”

“可蜜蜂一生都在劳动、在奉献啊……”

“得了吧！念书念的。别发感慨了。看我把蜂窝捅了给你挑蜜吃。”长锁去撅树棍儿，张秀拦他：“别价，好好地捅了它干吗，做个窝多不易呀！”

“怎么样？说你书念呆了你还抱屈。弱肉强食，天经地义的道理。忘了从小啦：什么蜂蜜呀、掏家雀呀、下河摸鱼呀，你哪一样没吃？这会儿倒变成菩萨心肠了。我看你呀，都是书念多了的病，要不叫学了《荔枝蜜》，你也不会可怜起蜜蜂了。”长锁这么说着，张秀心里倒好受多了。难得听他说这么多话呢。她像个温顺的孩子，也不跟他辩驳，任由他把她拉到远一点的石头后边躲起来。看着他撅了一根树棍儿，一只手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猫了腰朝刺玫丛中的蜂窝瞄去，瞄准了，一石头砸了下去。随即他一骨碌滚到一边的草丛中埋下了头。张秀也急忙匍在草地

上，大气不呵了。

草蜂们“轰”地一声四散撞飞着。追寻着袭击了它们的敌人。高高的蒿草掩护了他，几只蜂儿在他头顶“嗡嗡”着盘旋了一阵，悲哀地散去了。他抬起头向前望去，蜂窝被打掉了，落在了草地上。窝上仍有几只蜂儿在爬动。他伸出长长的木棍儿将蜂窝向这边轻轻一拨，然后飞快地捡起来，掉头就跑。才跑了几步，“哎哟”了一声，手捂了脖梗儿。

她急切地转过大石头“蜇了吧？”

他“嗯”了一声，不在乎地扭了下脖子，把蜂窝递给她：“看这蜜，雪白，满罐儿！”

她没接：“我看看蜇哪儿了？”

“没事儿。草蜂子，毒性小。”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脖梗子。那里已经鼓起了一个小红包儿。

“不行，赶快挤出毒就好了。一会儿再找个马莲孢上上……”张秀让他低头，他用胳膊一挡：“用不着……”

“真是的！忘啦？那时候没给你挤过？”她硬扳低了他的脑袋，她的手碰到了他的头发，很硬。她有些不自然了。手指轻轻给他挤了起来。他感觉到她的手滑腻腻、软乎乎的。弯着腰，她身上的淡淡香气那么的好闻。

“疼不疼？”

他窘迫地晃晃脑袋。挣开身，摸着脖子揉了揉。刚出口：“妈的……”立时停住了。他知道她最烦别人说脏话。抹了一把脸，竟已是一层细汗。

“疼了吧？”她眨着眼睛笑问。

他不吱声。捡起地上蜂窝儿。密密的蜂室里，仍有三五只白白的幼蜂在蠕动。他掐了一根细草棍儿将幼蜂挑扔了，把蜂窝递给她。

张秀轻晃了头：“算了吧。为这么丁点蜂蜜你挨了蜇，我还忍心吃呀。”

“那你不吃我不是白挨蜇了吗？”

于是张秀接了。挑起一粒粒如高粱米粒大小的蜜，红润的嘴唇轻轻启合着。他也甜在心里。

麻姑峪简单。站在山顶往下望，屁崩似的散落着几十户人家；麻姑峪闭塞，交通不便，山高皇帝远，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地方。顺着河沟边一条走得下一挂车的小道弯弯曲曲通往山外。逢上下雨涨河或是冬天下大雪，就连牛车也难走了。公社开会点名，一般也很少点麻姑峪的名，它只是张家沟大队的一个小队，一个三县交界的自然屯。麻姑峪穷，穷得全村六十多户人家就有二十多个光棍儿。这光棍的标准还得从三十岁往上才算。逢年过节串亲戚，大姑娘小媳妇和孩子们才穿得上新衣裳，男人们几乎永远是补丁落补丁。一家几口合盖一床被的事儿绝非新鲜。怎么这么穷？是麻姑峪这块土不甜和人。从打顺治八年从登州府拨民到这里落户扎根时就穷。一条沟筒子扯出四五里路长，可土地少得可怜。山坡地土层薄又怕旱又怕涝。一亩地分成好几块儿。种上苞米、谷子一年伺弄下来也就打个二三百斤。这些年，年年靠吃政府返销粮。山上尽是一些不成材的大白石头，长些不成材的柞树和刺槐。仅存的后山那片油松林这几年也被砍得疏稀得像秃子头发。可怜巴巴剩些没用的歪脖子树，上吊倒好，伸手就够得着。队里又没别的副业，百多号劳动力啃这么丁点地，分值低那是必然的了。去年年终结算，一个劳动日才一角二分钱。干一天活还不够姑娘们买一卷卫生纸。

穷归穷，穷也有风流典故。麻姑峪人祖祖辈辈没出一个秀才、进士，丢人现眼的事儿却出了一桩。并且传播开去，麻姑峪人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出得沟外去，往往自报是张家沟大队人氏，再问仔细了，报个八队社员而不说是麻姑峪人氏。相传麻姑峪老老年有一个麻脸老姑娘，人长得丑陋而又心高。到了二十八

九岁也没找下人家。一天清晨到菜园子去摘茄子，看见那紫巴溜丢的小嫩茄子怦然心动，摘了一个爱不释手，看看无人，便将茄子试着往裤裆里塞。不想忽听娘喊，一激灵那茄子头大巴细，滑不溜丢，送了进去就拿不出来了。又羞又急又不敢声张，憋了半天，想想害怕才硬了头皮告诉了娘。做娘的也没辙，只好去请来老娘婆。好一阵折腾，才抠出了那已经蔫巴了的瘪茄子来。从此就有了“麻姑峪姑娘——瘪茄子”的歇后语来。这故事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或者是不是在麻姑峪发生的谁也无法考证，反正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这么说，一辈传一辈讲得有鼻子有眼。

张秀、长锁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歇后语。那还是在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在乎的孩提时代就知道的。提到这典故，现在的他们只觉得太卑琐太无聊。心底还会怨恨他们的祖上：穷都穷不过来，还有闲心做下这样丢后人脸面的丑事。

这是一幢典型的山村住房。石头砌的房山墙用白灰勾了缝儿；屋顶是用山上长的红毛草苫得厚厚的；窗户扇儿是纸糊的，只在下扇中间安了两块玻璃；屋檐下安放猪食缸、大酱缸、咸菜罐什么的。猪在猪圈中哼哼着。花母鸡刚下完蛋从窗台的鸡窝里跳下来，报功似的咯咯叫着。让人听了备感亲切。屋后就是山崖，山石如刀削般峭立。一株老松虬岔着伸出苍黑的胳膊，像擎着一把大伞，遮蔽了半个屋顶。老松下几簇樱桃刚刚见红，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宝石镶嵌在浓荫绿丛中。

张秀在空落的院子里转了一圈。门锁着。那种急切赶回家的高兴劲儿冲淡了许多。

放下书包，在磨盘底下摸出了钥匙，开了门她进了屋。

一股熟悉而亲切的气味扑面而来，充斥了她的胸怀。走得乏了，躺在炕上温乎乎的。忽然间觉得有点饿，打开碗架，里边什么吃食也没有。又掀开锅盖，锅里蒸帘上温热着两个黄澄澄的大

饼子和一碗鸡蛋汤。吃了一块饼子，她把自己该换洗的衣服带上，端上洗脸盆出了大门。

一条长长的沟筒子，大山夹着窄窄的一川平地。一条溪水七拐八弯地向着沟外流去。河沟旁柳树毛子浓绿一片，远远地看不见河水却听得见水流声。

学校里没有浴池。要洗澡得特意进城才行。长这么大，张秀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进城洗澡是她考上初中那一年。因为要照片要体检，妈妈给了她两块钱进城去。临出家门妈妈还叮嘱她别忘了买包针回来。她进了城花了五角钱照了一份像。然后进了中街浴池。过去，她也听人说过浴池里瓷砖雪白，水温热，人泡上如何如何舒服。她进了门看了价目表：洗盆浴要八角钱，她又有些舍不得了。犹豫了一下花三角钱买了张大池子澡票。等到了里边就后悔了，那么多女人，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一个个光腚拉叉的，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直冲她的脑门儿。屋子里出奇地热，一进去就浑身是汗了。她像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一样，脸也白了，手脚不知所措。一个自称是服务员的中年女人见了说她是晕塘子，说躺一会就好了。她却连衣服也没脱就跑了。那以后，她决计再也不上澡堂子洗澡了。

比比还是这柳树毛子下小河沟水好。水是从大砬子山下的泉眼里淌出来的。又柔又滑，不凉不热。

这里真僻静。除了溪水轻轻地吟唱，绝无半点声息。溪流在这里拐弯，四外全是柳树毛子。

她先洗了衣服，搭晾在透阳光的柳毛丛上。等着衣服一点一点干。望着清清的溪水，她才发觉自己身上有些黏了。真想脱了衣裳跳进去洗洗，可又有些害怕；这青天白日的，一个大姑娘洗澡……想想还是小时候好，没那么多顾忌，伙伴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嬉水玩耍。

她四周看了看，还是脱下了衣裳，跳到水里马上坐下身去。

水又温又滑。从她身上、腿弯处、腋窝处轻轻漫过。贴身的小衣裳湿了水有些箍得慌，她站起身来又四外看看听听，才麻利地连同裤衩一块脱了下来，跳到溪水冲吊的溪凹处，底下是软软的河沙，坐下去，水正及下颌，舒服极了。

在学校里，即使是晚上回到宿舍上床睡觉，她也不敢放肆地袒胸露背。脱衣服钻被窝时也得拿被掩着。说起来让人难为情，怕同宿舍的女生们看见自己的裤衩！那是怎样的一条裤衩呀！红阴丹布已经洗得发了白，裆处还补了一块。平时在宿舍里洗好了都不敢往外晾。这会儿多好，愿怎么洗就怎么洗。

她洗了小衣裳和裤衩，四外看看，悄无声息。上了岸，晾晒在洒满午后充足阳光的柳毛丛上。又回到了水里。

轻轻地擦着身子。看看两只小小的乳房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鼓凸了些。她真害怕它们长大。用手指轻轻搥了，一阵心跳，脸也红了。

团小组长王丽萍，班上同学们都管她叫“大奶牛”。她才十八岁，可两乳却大得出奇。每当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后，她肆无忌惮地脱背心换衣服，惹得女生们直撇嘴。她也替她难堪。尤其是早操跑步或上体育课时，左摇右甩，惹得男同学怪叫起哄。她却毫不在意。真是的，太不知羞耻。

“突噜”一声。她心蹦蹦乱跳。双手紧捂着胸脯。看看，原来是一只麻雀飞过。细听听，了无声息。这才又放心地仰过身去，任那软软的溪水轻薄着自己。水流从胸脯前滑过，双乳间形成一个小小的旋窝，她觉得又舒服又有趣。

“……”下边不远处突然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和窸窣窸窣的脚步声。

她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一样一下子跳到了岸上。慌慌张张三下两下套上了衣服，又把晾得半干的衣服捡起来，端上盆这才定了神儿。

“……还往哪钻啊？再磨蹭一会儿到点干活了……”一个女

人低低的声音。可分不清是谁。张秀这下才长出了一口气：怕是哪几个妇女来洗澡的吧。她拢了拢披散的头发，端了盆要过去。

“那……就这圪塔吧。”一个男人的声音，沙沙的嗓音挺低沉。听声音距她不到十几步。张秀怔住了，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跑这干什么来了？

她端起盆猫了腰向后退去。躲到了柳树毛子后边。

来人并没有过来，也没再说话。她觉得奇怪。放下了盆，悄悄朝前走了几步。拨开柳树枝儿，前面影影绰绰晃动两个人影。她又猫下腰，轻轻绕了过去，这回看清了：天哪！是刘艳和胡绍安。

胡绍安搂着刘艳正亲嘴！俩人靠在一棵柳树上。

张秀吓了一大跳。好一会儿才喘匀了气。这怎么会呢？青天白日的？刘艳长得风骚，可也没听说她平时跟哪个男人不正经呀？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胡绍安，平时和和气气，一脸正经，他怎么会跟她……她为自己这意外的发现而紧张得手足无措了。

“……快点儿，脱了……”胡绍安松开手。

“死冤家！等不得了？晚上到咱家多好。这偷三掖四的……”刘艳脸红得像桃花。

“今晚不行，咱连襟要来，我陪他出不来。”

“那不正好啊，大姨子陪妹夫……嘻嘻……”

“瞎闹！你家兴那个呀……”

“闲着也是闲着，跟谁不一样？”

“她可不像你，一宿离不开老爷们。”

“那好啊！你回家找她去吧。”刘艳故意将已解开了的扣子又扣上，胡绍安却掰开她的手，顺势脱下了花格衫，刘艳雪白的胸脯映着日头。她呼吸急促起来，人也软了。胡绍安胡乱地把自己的上衣铺在了地上，放倒了刘艳。

妇人轻轻地一声叹息，娇柔地搂过胡绍安的脖子：“累死了。没这份闲心了。谁像你，一天四处转悠，还挣高工分。隔三差五

地兴许又堵着一个，来吧，男的磕头作揖，女的就得脱裤子，要不交队上……”

“瞎扯！你见我跟哪个女人好了……”胡绍安头拱在刘艳怀里，话有些含糊不清了。

张秀的脸像被人扇过般的红。火烧火燎的。又急又羞又恼。急的是自己离他们只有十来步远，怕发出响动不敢走；羞的是大姑娘家头一次经历这事儿；恼的是这一对男女光天化日竟做这等丑事。她把头深深拱在柳毛子下。可刘艳一惊一乍的叫唤又一次一次迫使她看着他们。一团白的物体在不停地晃动。整个林子里河沟旁都充斥了肮脏和淫荡。随着妇人“啊啊——”一声长叫，两个人的喘息声沉重，这一对野鸳鸯不动了。像闪电雷鸣过后，张秀的耳朵却嗡嗡作响。她双手捂了耳朵伏在地上。

好一会儿工夫，男的一声：“起来吧。”张秀才又抬起头，胡绍安已经背对她提上了裤子。而刘艳仍光着白花花的身子成大字仰卧在地上。

“穿上。谁来了看见。”见她仍不动，他有些不耐烦：“又放赖了，我走了……”

“占了便宜就走，不管人家……”妇人不情愿地坐起身。慢腾腾地蹬上裤子，她竟没穿裤衩！

“看看都啥时候了？马上要起来干活了。你一泡尿撒了这么半天……啥事得注意点。听话，啊……”胡绍安拉起了她，忍不住又吻她。

妇人这回还算听话，套上了布衫。嘴里嘟哝着：“干活干活！没意思透了……”站起来系上裤带。“那……明天下晚你得去！”

胡绍安苦笑点点头，轻轻拍了她屁股一下“你呀！啥时候有个足……”妇人就势又亲了他一下“等我老了吧！怎么？烦了？告诉你，我是沾你沾定了，甩都甩不掉！”

“你先走吧——”妇人就一步三回头走了。胡绍安轻轻叹口

气，蹲在地上卷了一支烟抽完了才慢慢拿起镰刀走了。

周围又恢复了平静。

张秀这才敢站起身来，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小声哭了。定了定心，端上盆，穿过柳树毛子，一溜小跑。撞得柳枝儿两边乱摆。

胡绍安没走远，他正躺在柳棵里抽烟，听得响动，见张秀慌慌张张跑过去，他的脸刷地白了。狠狠掐灭了烟头儿一甩，直拍大腿。

“我上星期天刨的药材呢？”

“啥药材？我也没给你看着！”

“真出鬼了！就晾在窗户台上怎就没有了？就是你拿去卖了！”

“操你妈！你！你赖谁？！”金锁瞪了牛卵一样的眼睛，嘴里骂着，巴掌也扬了起来。

赵长锁气得脸也白了。看看比自己高半头的虎哥哥，眼泪就下来了。上个星期天他花了整整一天多时间刨了十多斤“和尚头”晾上了寻思卖个三元两元的，毕业照相钱和一周的伙食费就够了。可进了家门一看窗台上，一棵也没了。爹虎是虎，可儿子念书他一分钱也没拿，全靠老姨资助和自己刨药材、割杏条卖钱，他不会动。二哥是个傻子，成天不着家，他也不会动。惟有大哥，傻又没傻透，精又缺个心眼。这药材是他偷卖了那是肯定了的。看看自己脚下那新刨的半筐药材，长锁“当”地一脚踢飞了。金锁见了忙去捡，边捡还“嘻嘻”笑着：“嘿嘿……咱捡洋捞了。”气得长锁“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头上的青筋也暴了起来。实在忍不住了，趁金锁不备，一脚蹬过去，把个弯腰的金锁蹬了个狗吃屎，扑倒地上。

“我操你妈的赵长锁！操你妈……药材就我卖了，你能怎么地？！还敢打我……”金锁一边捂着出血的嘴唇，一边挣着起来寻找家伙，长锁早跑出了院门。刚好，赵老大扛了锄头回来，那金锁仍在妈长妈短骂个不休。赵老大也动了气，横了锄杠：“混

账东西！还骂妈了？你妈是谁？他妈是谁？我操你们俩奶奶的！”

那院刘艳忍不住拍掌大笑起来：“哈哈……哈哈……骂得真好！老大，再骂一个！……哈哈。”

金锁见虎爹回来了，刘艳又哈哈笑个不停，便不骂了，弯下身又捡起了药材。赵老大挠挠脑袋，掰了掰手指头算算，自己骂错了话，便也无声地扛了锄头进了屋。剩下长锁又羞又气又恼。蹲在墙外好一阵伤心。刘艳看不下去了，跨过那横在两家中间的半截石头墙，进了赵家屋将金锁一阵数落。金锁把捡起的药材又放到了窗台上。

“儿子回来了，连个饭也没有！真难为你怎么当回爹！”赵老大吧嗒着烟袋，闷了头一声不吭。“走，长锁！三婶家吃饭去！”刘艳拉了长锁上她家去了。

刘艳一边数落一边做饭，不一会儿端上一帘大饼子和一碗韭菜炒鸡蛋。长锁也是饿了，一连吃了四个大饼子。刘艳一边看他吃，一边又盛了一碗汤给他喝了。

“唉……都怨命不济。多好的孩子！我听别人说你妈可精了还能干，怎么找这么个……我还说人家呢，我不也一样吗……长锁，别着急，到哪河脱哪鞋！只要人行干啥也饿不死！……只是可惜了你这块材料了。”

“三婶，学校马上要毕业考试了，用钱地方多，我也不好意思总跟我老姨要……自己费劲巴力地刨点药材他还给我偷卖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就那么个虎玩意儿，你能跟他弄出个啥里表来？”

“星期一就交伙食费了，我指啥交呀？”长锁想想眼泪又要出来了。

刘艳顿了一顿：“没事，长锁，不就三元两元的嘛！一会三婶给你！”

赵长锁一听赶紧站起来：“不行！不行。谁家过得也不宽绰。明天星期天，我刨一天药材——这回撂你家晒。钱我回学校和同

学串串。”

“我昨个刚卖了点鸡蛋，正好三块钱，你拿去得了。在外边念书不容易。”刘艳真的打开了大柜，翻出了一个手帕拿出了钱。递给他。他没接，跑了出去。

“喂，你在这住得了呗，上哪去？”

“后山看果房……”等刘艳出去喊他，他已消失在一片黑暗中了。

一幢幢好大好大的楼房。正门是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脊。一个白色的大牌子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自己拎了个黄书包，穿了双新解放鞋。北大的学生们个个戴了校徽来迎接他。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张秀也来了，哭了，说她没考上大学……班主任老师也来了，什么话也没说，不知为什么还板着脸儿……二哥银锁一副傻相，全身上下满是土，见了他嘿嘿笑着。大家都瞅着他。他递给长锁块“瞎猜子”傻笑着说好吃。他又急又窘，想喊却喊不出声。呜呀了半天才吐出个“走”字。睁眼一看，四外满天星斗。原来自己在梦里。抹了一把脸，竟急得出了汗。胳膊一动，碰到木板搭的架子边还坐着个人，身上散发出淡淡的热量。他一惊：“谁?!”坐起了身。

“咯咯……”一声笑，是刘艳。“做什么美梦呢？让谁走？”

“是三婶呀。——你怎么来了？”

“挂着你呗！给你拿床被。这破窝棚四外透风像五风楼似的，感冒了咋整。”说着她把旁边的被拿过来。一抖落，一股好闻的雪花膏味儿。赵长锁感动了。他真的感动极了。长这么大，没有人这么关心过他。

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了。星光下，这个他管叫“三婶”的女人就坐在他身边。她的身上除了雪花膏味儿外，还有些淡淡的乳香味儿。这味儿，三岁以后他就再没闻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说话，而是闭了眼睛又躺了下去。